



# 北国风

副刊

主编:文天心  
责编:曹晖  
执编/版式:毕诗春  
美编:倪海连  
投稿邮箱  
hljrbbsc@163.com



# 火山口遐想

口文振 赵富

在游五大连池前一天,朋友约我去银川参加一个笔会。可因家事缠身,不能成行,只能留下了些许遗憾。孩子们看出我的心情,待家事忙完后的第二天中午,便全家一行五人驾车去五大连池游玩散心。

我们在五大连池市里住一宿,第二天一大早就扑入了风景秀丽的五大连池怀抱。老天也作美,景区的空气湿润,阳光柔和,天高云淡,秋风凉爽,我置身于美景之中,银川未能成行的遗憾早就荡然无存了。



火山湿地景观。



## 近观老黑山火山口

临行前,孩子们征求我的意见,这次游五大连池,第一站先游览哪个景点?我说:“游五大连池,要先游老黑山火山口。”办事要有根,万事有起因。没有当年火山喷吐的岩浆,就没有后来的五大连池。一个老年人的任性,让我的思绪展开飞翔的翅膀,穿越千年的岁月时空,去寻找当年火山爆发时的幻影。

顺着木制栈桥,我们行进在茫茫裸背的岩石深处,似黑色王国里的一介臣民,观赏着火山爆发时流淌出来的已凝固岩浆。老黑山的脚下,黑色的岩石如少女的裙子,衬托出老黑山的庄重和美丽。黑色,是老黑山围裙的主旋律,没有一点杂色;风起时,高低起伏,涌起黑色的波浪,不紧不慢地拍向天际。一块块奇异的石头,似黑色海洋的一朵朵浪花,有大的,有小的,织成黑色的花海;石头裸面的蜂窝,又似浪花溅出的粒粒水珠,初离开母体,终究回归母体。这些来自火山喷发岩浆凝结的石头,以各种姿势裸卧在火山口的周围,撑起火山巨大的口,像探出深邃的目光,仰视着蓝天白云,不知是在回味厚重的地质,还是在深沉的静思?那石缝里,长出稀疏的杂草和树木,每一个植物都顽强地生长着,体现出旺盛的生命力,给黑色石海又增添许多黑中带绿的韵律。

走到栈道尽头,我们便开始信步攀登老黑山了。一条曲曲弯弯的窄窄悠长的山路,时而拾阶,时而平坦,把游人引向了人生的又一个高度。脚下的老黑山,不像三清山那么陡峭,也不像庐山那么俊美,但却有着两座大山没有的独特风格。我们攀登时,虽然也不像攀登其它名山大川那么疲惫,不过到了火山口石碑前也大汗淋漓了。

登上老黑山的顶峰,我俯视凝望着深深地凹下的火山口,像个盆地口朝朝天,静静地装着日月星辰,盛着岁月时光。老黑山腹中凹下的



走近老黑山火山口。

## 湿地野鸡闲趣

口丰伟

有人说现在很少能看到野鸡了,我想这只是坐在“象牙塔”里面人的说法。远的不说,离我居住小区附近的大庆龙凤湿地的苇塘,就经常有野鸡起起落落。野鸡学名雉鸡,雄鸡与雌鸡的羽色不同。雄鸡华丽,羽毛具有金属的光泽。雌鸡羽色暗淡,多为褐色和棕黄色。野鸡们能够利用苇塘、林地生存下来,不能不说是个奇迹。查阅一些资料:野鸡的生存能力极强,既能适应零下35℃的高温,也能忍受零下35℃的严寒。夏天吃草丛中的昆虫等,冬天吃干枯的草籽、草根……

为了寻觅野鸡,我开始了自己的探险和发现之旅。我到达的地方基本是城市边缘和郊外,那些荒无人烟之地。我去得最多的地方是位于绥满公路边儿上的北湖。北湖是“百湖之城”的一个小湖,同时也是一个未经修饰的野湖,湖边只有茂密的森林和粗壮的芦苇。我到湖边是来感受夏风凉爽的,同时也为寻觅野鸡的踪影。北湖堤坝下面是一条很宽很深的大沟,这大沟是修堤坝取土时留下的,沟里两米多高的荒草成了飞禽的天堂,不时有体型或大或小的鸟直冲出来或落入其中,更有众多的昆虫在此间飞舞。我往沟里扔了一块土,就看到一

只受到惊吓的野鸡“扑棱棱”飞出来,沿着草尖滑行到一百米处隐藏起来。这是一只雄性野鸡,羽毛艳丽,尾羽也很长,我想它是“鸟类天堂”里的“凤凰”。

其实,在北湖和红旗泡之间,有一些散落的农庄,他们不仅种植蔬菜,也有搞养殖的。我就看到养猪的、养羊的、养鹅的人家。

今年七月初,我骑自行车前行,竟然发现了一家养殖野鸡的。那场地很宽阔,四周都用铁丝网围起来,野鸡们有的踱步觅食,有的卧地休息。与农庄的主人攀谈,他说养野鸡就是为了出售,因为野鸡肉味道独特,炖着吃,喝着汤都是上等的滋补佳肴,经常有客户光临其门,有时也将成年野鸡送到城里的饭店。这不禁让我想起小品中情节:“野山鸡”是可以食用的。

听养殖场的主人说,他有一套科学饲养野鸡的方法,但有时因看管不严,忘记关门或铁丝网出现漏洞,个别野鸡就飞跑了,野鸡一旦飞跑,就抓不回来了。“你找它茫茫大地无踪影”,所以防范野鸡逃跑也是养殖场的关键一环。

从我自己的多年观察,野鸡胆子很小,它们生活在

缓和多了。山路是体能的试金石,行与不行明显表现出来。人爬山,与火山爆发的道理近似。人到一把年纪了,再不走就要挪不动步了。

## 火山口的新认知

此刻,我的思绪翻腾着:世间的一切事物,都在爆发中获得新生。大自然是,人的思想是,科学知识是,社会发展不也是吗?

我思索着,火山爆发有它的规律,一个人的生命也有自我的规则。一个人能走多远路,要看你的腿。腿不老,就能走远路。更重要的是,你要有颗不老的心。心不老,方能登高峰。如果心老了,腿再好使,双脚也就不能站在火山口旁了。

老话说,行千里路,读万卷书。我没读过那么多的书,但走过六十余年的路。从降生学步起,一路走到今天。我没游历过那么多名山大川,当然眼光就会局限在眼前的“一亩三分地”。年轻时没想咋走,可老了老了,心里总想要多爬几座大山。

走与不走,健康不一样。有个朋友,走遍中国的山河大川,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他心胸豁达,没有愁事。他体会,人一走,愁就没了,心里只剩下快乐了。人要是这样活着,不健康才怪呢。

走与不走,见识不一样。有个朋友,一辈子没出过远门,工作一辈子,省吃俭用,结果退休后得了场病,是绝症,儿女们陪他到天涯海角转一圈,回来命就归天了。人要是这样走了,你说亏不?

今天游览黑山火山口,让我思考了很久,想了很多。秋高气爽,山清水秀。陶冶情操,洗涤贪欲。山能望远,也能示人;水能载舟,也能覆船。关键所在,还是自我修炼深度。

我在火山口的石碑旁,见到一位七十岁高龄的老太太,女儿领她到这里来游玩。老人爬山,游历山川,开心快乐,精神健硕,这是晚年的一种享受啊。

爬山,小孩是最感兴趣的,想法也是最单纯的。小外孙爬山边捡小石头,他是看这小石块像搓脚石形状,说要给爷爷带回回去搓脚。游老黑山,喝药泉水,大人精神焕发,小孩受益匪浅。

一次五大连池之行,开阔了眼界,调整了心态,让我对游山玩水也有了新的悟性,爆发出新的境界和美的感悟,特别是对老黑山火山口的新认知,犹为深刻。



收割水稻的现场。

## 石板田稻香浓

口申鸿阳

七月流火,艳阳高照,是家乡宁安水稻抽穗扬花的季节。行走在稻田间,徜徉于水田旁,满眼碧绿翠绿的一望无际,一畦畦阡陌纵横的稻田,依偎着弯弯曲曲的百里丹江,孕育出丰衣足食的香糯。无论行车、徒步、驻足,偶尔瞥到躲藏在茎叶间的稻花,满眼白黄竞相、团团簇簇、蒸蒸日上,所有的烦恼、苦闷、忧愁都会被稻花里绽放的希望所击碎,所有的不愉快然而逝,豁达满胸。轻风抚过把一丝淡淡的稻香混杂进青草的芬芳,送到手上,揣进兜里,揉入发丝,藏在被子里。梦回故乡,和小伙伴们在响水国际稻米公园里,放飞无尽的欢声笑语。稻花间欢快的蛙鸣,不急不徐、不吵不闹,和奏着稻花香里的丰年,涂绘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家在景中住人在画中游的水墨画卷。

家乡宁安清代时称宁古塔,历史文化悠久的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期,是东北农耕文化发展较早的且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时至今日,家乡宁安在现代农业、数字农业、智慧农业发展上依然走在前列。

宁安盛产世界罕见的火山岩稻米,俗称石板大米,因其生长在火山玄武岩板地上而得名。亿万年前火山爆发,火山岩浆流淌凝固而形成大面积玄武岩“石板地”。经过亿万年的岩石风化和腐殖质沉积形成10-30厘米黑色水稻土,富含矿物质、有机质和微量元素。灌溉水源水质纯净、清澈,没有任何工业污染。石板地的地温、水温比一般的稻田地高出2-3摄氏度左右,形成了有利于水稻生长的自然环境,水稻吸收营养充分,成熟度极高。所产大米晶莹剔透,粒青如玉、质重如砂,煮粥、蒸饭油亮溢彩、香糯适口。自唐代以来至宋、元、明、清始终是历朝贡米。



金灿灿的稻。

宁安石板大米好吃且能够响誉全省全国不因为自然环境的优越,更有无数躬耕田亩农民的辛勤劳作和许多投身农业发展优秀人才的呕心奉献。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孙新功在宁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一干就是30年,撰写讲义10余万字,举办培训班500余次,培训农民5万余人,试验示范项目200多个,推广面积2000余万亩,促农增收5000多万元。“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陈雨佳、“龙江好人”王璐、小朱家村的“乡村CEO”程连坤等一批优秀大学生主动放弃大城市优越的生活条件返乡创业、振兴乡村,他们是看这小石块像搓脚石形状,说要给爷爷带回回去搓脚。游老黑山,喝药泉水,大人精神焕发,小孩受益匪浅。

有了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现在科技的鼎力支撑、新老农人的精心耕作,才有了石板大米观之赏心、闻之驻足、食之难忘的优越品质。随着越来越多关注的凝聚,越来越多美食家的品尝,石板大米逐渐稀缺、供不应求。

七月宁安,骄阳似火,风清气淡,丰收灌满稻花蕾香,思念浸润浓浓稻香。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大庆龙凤湿地中的野鸡。

自己的领地,白天基本不出来,“一家人”长时间地隐藏在草丛中、芦苇荡深处,过着安宁平和的日子。它们不像喜鹊那样喜欢站在枝头炫耀自己,更不可能像麻雀那样成群地落在树上叽叽喳喳。野鸡的叫声类似公鸡,但更尖细,是“嘎嘎嘎”的声音,好像被一根绳索扼住了喉咙。

说野鸡数量减少是事实,同时也有人们纵向比较的结果。六七十前,萨尔图草原还是一片荒原,只有龙凤站、萨尔图附近有几户散居的人家。“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进饭锅里”,说的是野鸡数量之多,经常在房前屋后起起落落。但是后来随着电力、水利的开发和城市建设,狼、狍子、野兔、狐狸等野生动物早已难觅踪迹,野鸡们也被驱赶到城市边缘生活。

“颈白圈绿色映,尾羽长而横斑动”。令我难忘的

还有电影《霸王别姬》中的一个情节:程蝶衣送给段小楼几根长长的羽毛,说是从活的野鸡尾巴上拔下来的。那几根羽毛也确实硕长、舒展、飘逸、斑斓,插在头盔上肯定能够展示英武之气。从另一个

角度讲,野鸡为戏剧舞台增添了光彩。今天,很少人能得到野鸡的羽毛,捕捉野鸡是违法的,它们是二级保护动物。不要说捕捉,就是能拍到山野间栖息的野鸡都很难,因为它们太善于隐藏了。我认识一位专门拍鸟类的摄影师,他拍过野鸭、雪雁、大鸨、丹顶鹤……然而他就是没有拍到过野鸡,因为他按动快门的速度赶不上野鸡飞行和奔跑的速度。

像大庆这样在一片荒原上建立起来的城市,格局并不是很紧密,区与区之间,还有一段距离,还相隔着一些苇塘、沼泽和湿地,野鸡们也会选择在这里生存。我想,在这里生存的野鸡是那些不愿意离开城市的野鸡。而对于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来说,每天除了能看到燕子、麻雀、喜鹊、红嘴鸥……还能看到身披锦袍的野鸡,不能不说是意外的惊喜。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请关注龙江头条APP  
文旅频道 妙赏龙江